

書叢團問訪地戰家作

# 中門我在長生

著 軍 以

輯編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 
行印社務服化文國中

書叢團問訪地戰家作

# 中鬥戰在長生

著 羣 以

輯編會協敵抗界藝文國全華中  
行印社務服化文國中

# 生長在戰鬥中

## 目次

以羣

### ——事實的記錄——

- (一) 踏進門爭中..... 二六
- (二) 紅槍會底英雄..... 二七——三八
- (三) 未成年者底進展..... 三八——六四
- (四) 橫涉濁漳河..... 六四——七五
- (五) 太行山村底一夜..... 七五——八八
- (六) 記松井英男..... 八八——九五
- (七) 補充兵(松井英男)..... 九五——一〇〇
- (八) 軍中生活回想記(松井英男)..... 一〇〇——一〇七
- (九) 聽日本人自己底告白..... 一〇七——一二〇

生長在戰鬥中  
目次

一本書或借一本書，因上無了里路，是一點都不覺得麻煩的。

自從日本軍隊打到山西，打到晉南之後，他像着了魔一樣，性情突然改變了——從前總是整天躲在房子裏讀書，而現在却到處亂跑，家裏看不見他底踪影，有人說看見他在「開會」，在「宣傳」，然而鎮裏人還摸不清他到底幹着什麼事。只是見他一回到鎮裏來，立刻就給大家帶來許多新聞，從上海講到南京，徐州，從北平講到太原，臨汾，也講到許多不大聽見過的外國，像「蘇聯」，「英國」……於是，每逢他回家，大家總來向他打聽消息，漸漸地，連過去不大看得起他的人也和他混熟，混好了——李藏信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。

日本軍隊佔領了絳縣之後，離縣城只有八里地的這個鎮子——南喬野底人心更慌亂了，大家都失了主宰，不曉得怎麼辦好。而李華英他們一羣青年人，在鎮裏的地位就更加提高了，大家都來問他們該怎麼辦。他們勸人家女人孩子到山上去暫避，男人「組織」起來。

避到山裏去的人一天天多起來，鎮裏已看不見多少女人和孩子了。然而「組織」該怎麼着手呢？大家都還沒有弄出頭緒。從蒲城裏，從被敵人佔領了的鄉村裏逃來的人說：日本人什麼都不怕，只有社會會，日本兵看見紅槍會底旗子就尊敬禮，在領了紅槍會旗的鄉村裏，不敢傷害一個人。

「我們也起一個紅槍會吧！」有人提議。

大家都看着李華英他們的臉色。誰都曉得他們一向是反對「迷信」，反對「敬神」的，那末他們怎麼會參加紅槍會呢？要是沒有他們參加，又怎麼攪得好？事情也真怪，偏偏李華英會第一個贊成，於是，這會就很快地組織成功了。

一向在鎮裏被稱做「好人」的李藏信，被大家推做了紅槍會的主持人。過去辦事，他不愛問別人的意見，他自己有自己的主張，他憑着「良心」去辦理地方的事業，調解地方的糾紛，還沒有人說過他一個「不」字。可是，這回的事，他却也覺到一點爲難，不是單憑「良心」所能濟事的，因此，他不能不事事去和新派的華英商量。

九月二十日，日本人從縣城裏開來一個中隊的兵，佔領了這個小鎮。他們在鎮的寨樓上高高地豎起紅槍會底旗幟，說起來也奇怪，那一張隨風招展的小紅旗，果真鎮壓住了日本鬼子底心魂，他們服服貼貼地向旗子致了敬禮，就安安靜靜地開進了鎮子，分配了住屋，連雞狗都沒有傷一隻。那個倭胖的中隊長還帶了翻譯去拜會過李藏信。

紅槍會成立了兩個多月，就靠它防止了潰退敵兵底騷擾，鎮壓住了日本軍隊底凶行，於是投大師兄

修鍊工夫的就更多了。饑寒，女人和孩子大多避到了山裏去，只剩下幾個老婆婆，而男人差不多每一個都加入了紅槍會。

在這當中，藏信一天天更相信華英了。以前，他說華英這般年青人不懂「世故」，不會辦事；而現在，他却不能不承認他們「聰明能幹」，「深識世面」了。

這是日本人佔領南喬野半個多月後的一天，李藏信在東方剛發白就起身了。從昨夜聽到劉學信說的那句話——「縣政府說紅槍會是漢奸組織」——之後，他一夜都沒有睡安寧。他獨自在那寬大的院子裏背着手走來走去，原來就有點黃的方正的臉上，籠上了一層陰暗底顏色，看去像疲困，也像憔悴。

住着幾個日本軍官的上房裏，不斷地送出像牛乳一樣的鼾聲。每天總是第一個起來的那個倭小日本衛兵從東廂房出來，看見他一個人在踱着步，疑惑地望着他微笑，學着生硬的中國話說：

「您早！」

他拿勉強的微笑答覆了他，就走出了院子。街上還看不見一個日本衛兵底影子，靜悄悄地，沒有人聲。只一兩隻狗垂着尾巴，寂寞地在街上走避。他經過一個日軍小隊部底門前，門半開着，看得見裏面細成一束的槍支並沒有解開——這是日本人怕晚間槍被游擊隊偷去，故意收在一起細起來的。早晨才

發給各人——一個崗兵坐在門檻上，靠門柱打瞌睡，鎗拖在後間，銅盤不多要從頭上掉下去。

「這樣的實際，晚上幹他一下，一勁都不費力。」——這個意念在他腦子裏閃了一下，使他暫時忘記了心裏的苦惱，嘴角掠過一絲笑影。

他似乎沒有經過思索，不知不覺地就找到了華英，拉着他一起出寨。華英一眼望見他心裏有事，沒有問他，就跟着走。他倆裝模作樣看自己地裏正熟的糧食的樣子，穿出南門，頓進高粱地間的一條狹道上，豐滿的高粱穗子閃着鮮艷的紅油油的光彩，倒掛在一人多高的梢頭上。多半糧熟而還存有潮濕的長葉錯雜地伸展着，差不多掩沒了那條狹路，他們常常要伸手撥開葉子，才走得過去。

這一片高粱都是李連信家的，他總共有六七十畝地，這一塊就佔了二十幾畝，在板橋中望出去，簡直看不見一點孔隙，人會被鬱閉在高粱底密圈中。看着這一片無邊的豐肥的糧食，他心裏又湧起了一絲喜悅底閃光。

「你說的『惡名』是什麼意思？難道有人會說我們是漢奸嗎？」李連英坐下之後，疑惑地問着這信問。

「豈但有人說，而且是縣政府說呢！」說信擡起厚寬的眼皮：「昨天劉學信出去，親自聽見的——」



他們說紅槍會都會受敵人利用。」

「那末，你說紅槍會決不會受敵人利用嗎？」華英毫不吃驚地微笑着，嘴角底綴掛顯出一點諷嘲的味。

藏信有點惑然，他像料想不到華英會說這樣的話，也弄不明白這話底真實意義似的。

「我敢說，有我們在，決不會。」最後，他以拍胸脯的那種神氣說。

「所以我們非在不可呀！」華英底口氣立刻變得輕快而熱情：「信叔，有我們在是不怕的，我們只有幹得更澈底，更認真，才能永遠保住紅槍會的名譽。」

「不錯，我們非認真幹到底不可。」藏信沉重地拍着華英底肩——這是他表明消釋了疑惑的一種愉快的動作。

說出了這句話，他自己才突然感到一點驚愕——他原來底心境是想對華英說「潔身自愛，不幹了事的」；華英底這句話似乎將他底心翻了個身，現在倒覺得非幹到底不可了。

華英眼睛裏閃灼着興奮的光，伸出手來答覆他底誠摯的信賴；他還不熟習于握手，略帶着畏縮地伸出手來，中年人底淡淡的笑臉上難得地浮起一片羞澀的紅潮。

「事實勝過宣傳，我們只有更堅決，更澈底地幹，才能打破一切的猜疑，消滅一切的謠言。」華英回復了那種非常的冷靜而穩定的態度：「信叔，你在地方上是威信最高的，大家都尊敬你，你應該在學會裏提出打日本人的事，看看大家底態度。你是完全明白的：我們幹紅槍會不是真的信玉皇大帝，披髮祖師……而是爲的打日本，保家鄉。要是永遠這樣下去，毫無動作，那不是枉費精神？」

華英底話將他底思想引回到一早在日兵小隊營門前看見的情形中去，「這樣的軍隊，晚上幹他一下一點都不費力」這個曾經輕淡地掠過他底腦際的意念，這時以加倍的力量鼓動着他，使他底心熱狂地跳動了起來。

「好，你看着，我自有辦法。」

李藏信最後拿這句頗帶自信的豪語結束了這一場談話。

## (11)

一縷縷的香烟從那燃點着的成把的棒香上騰起，像條盤旋在空中的青蛇似地，以緩慢合拍的姿勢傾斜地盤旋上去，愈高愈龐大，騰昇到將近屋頂的半空中，它們（烟蛇們）終於互相碰了頭，於是混戰起

來，漸漸做一團，終於湮沒在那懶漫滿屋的霧海中。顫動的紅燭底火焰搖蕩在青色烟霧中，深黃的光顯得更加暗淡；從人底眼裏看出去，一切景物似乎都模糊迷遠，宛如遙隔冥天的仙幻的景色。濃香衝鼻——那種香郁的氣息似乎帶着一種力量，將人從凡俗的意想中引到崇高超脫的對於神的信念中去，而暫時忘記了現實的苦惱。也許有大部分的人正是爲此才每當深夜來到此地作功課的。

這是一個古舊的關帝廟底止堂，原有的神像早已失去了輝煌的光彩，而變得斑駁襤褸了。神龕前橫排着三張八仙桌，上面排列着「玉皇大帝」，「關聖帝君」，「披髮祖師」……的神位，三張桌差不多都給計算不清的神位排滿了。高插紅蠟的燭台，填滿檀香，檀香的香爐，連串地排列在桌沿上。數不清的蒲團從香桌邊沿擴展開去，一直鋪到牆腳跟。修鍊的人都躡坐在這些蒲團上。

功課完畢的時候，已過了三更。鎮子沉入在如死的靜寂中，連狗吠也沒有一聲。除了在這古廟中活動着的這一羣人之外，全鎮裏已沒有醒着的人，恐怕連日本底哨兵也早已進入幸福的夢境了。

大師兄陳明道從神壇前站了起來，他底微禿的頭蓋上閃着一線黃光——他是從豫北武安縣光身逃難到這裏來的，據說自幼鍊就一身功夫，懂得「避刀」「避彈」「避雷」避神雷，當地豫北紅槍會底大師兄；初到這裏只靠賣藥跌打損傷的膏藥，教教拳術糊口。想不到這一忽忽忽興起了「紅學」，於是他又被這鎮裏

請來當了紅袍會底大師兄，受領上供養，每晚教師弟們修練法術，賣膏藥的行業就暫時丟開了。

這會，他挺起魁偉的身軀，面對東南方，微仰着頭，大睜着三角形的「法眼」，凝視着空中，好像要直看到無際的雲霄之外，審察着神底動靜似的。他忽然高舉右手，提起一條紅布，在自己身上繞了三匝，然後圓起嘴唇，重重地呵了三口氣。於是，突然像全身都洩了氣似的軟了下來，備倦地說：

「諸神去了！」

大家也都吁一口氣，零落地散了開來，隨便地說着話，準備各自回家。

「諸位師兄師弟，請等一會，聽我說幾句話！」

李茂信底沉着的声音止住了喧鬧的脚步，像磁石吸引一整滾滾的鐵砂一樣，將大家吸了攏來——他雖然還只三十一二歲的年紀，然而憑着他底無私的善心和寬大的胸懷，在民間當中已經建立起了不易動搖的信用。人家有了什麼紛爭，他不避煩累地出來調解息事；地方上有什麼公益事業需要建樹，他頭一個出來募款，募工；窮人短少糧食，他總接濟上一二斗糧；病人缺少藥費，他也送上一二吊錢；別人雇長工年出二十幾塊大洋，他却出到三十。他就是這樣的一個「好人」。至於比這更煩，更複雜，或是更費力的事，那就不是他所能得到或願忖到了。他常常說：「聊盡人事，無愧良心」這大概就是他

底人生哲學，然而，鄉下人真心往往像白粉一樣潔淨，像朝露一般單純，你給他一分利益，他記住十年，你給他一句惡語，他感激一世。於是就再沒有人對李藏信作過分的苛爭或嚴酷的評論了。靠着這種在農民當中生了很的信用，他順利地主持着地方上的事，主持着紅槍會。

「日本人佔領我們底地方，已經有半個多月。」他瞥了一眼在人堆裏的華英，就以那種慣常的平穩的態度說：「他們剛來的時候，中隊長對我說：『保證秋毫無犯，決不擾害地方』。我不曉得他們說的話是否算數。諸位師兄弟當中，有沒有受過他們害的？」

李藏信這幾句話像在不平靜的湖水裏投下了一塊石頭，原來安靜地一聲不響的人衆，突然騷動起來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訴說着自己新看見的日本人給予地方的損害：

「嚇，『秋毫無犯』！鬼子鬼胡咒，我販來幾十包紙烟，提進鎮來，一個鬼子兵就給我搶去五包，全是『哈德門』，一個錢也不給！」一個短小漢子舞手蹈脚地說。

「初來還好，這幾天恣弄恣不像樣了！我家底窗格子，板柁子都給他們劈碎當柴火燒了。我說燒我底東西，我可賠不起呀！你想那鬼子怎末說？他說：燒了壞的換好的。再下去怕還不拆房子燒！」頭髮斑白的駝背老漢嘆着氣說。

「我只有一條小毛驢，還是前年長壽伯伯好心送給我的，鬼子給我拉去鹿糧食駝彈藥，走缺了後腿，現在連三斗高粱都駝不動了，只有吃肉！」這是一個穿着七掛八套的藍布衫袴的年輕農人底話。

「再不要說什麼『決不擾害地方』，害也害得夠了！我總共只有三畝薄田，種了點高粱，正打算收割，你看，鬼子放一羣大洋馬下去，把我底糧食糟塌了一半多，叫憑什麼過活呀！」這是一個瘦弱的老漢底話，他訴說着，顫抖着，老眼裏已掉下了淚。

.....

.....

這些申訴，李藏信都是早就聽到過的，而今天，他却像頭一次聽到地吃驚和憤怒，他底臉變了色：

「鬼子說話不算話，我李藏信決不放過牠，我說過的話要算數。」

大家都給藏信底這種從未有過的頑強而大膽的態度嚇住了，只有華英略現笑容，像讚美似地望着他。

「我說，要是沒有咱們這個紅學呀！」六師兄陳明道好像想打破這暫時的沉默，也像只是湊湊趣地說：「鬼子早將咱們全都宰了。」

「有紅學，我們就不能讓鬼子作怪！要不，那就算我們是白幹了！」

藏信底每一句話都像鐵錘打在砧上一樣着實，把大家都驚得說不出話；有幾個人臉都變了色，他們顯然是沒有料到這樣的局面底出現的。

「可是，我們要怎麼辦才行呢？」那個駝背老漢引起了背，伸長頸頸望着藏信說：「總得有個辦法才行哪！」

所有的人底眼光都投射在藏信底身上，等他答覆，然而他却沒有話，似乎他底不很複雜的頭腦中的計謀已經用窮，而新的策劃却還沒有產生。

「日本人衣領裏總共只有二百來人，我們紅學會底師兄弟呢？領裏就有百把人。」華英像算賬一樣地清清楚楚地說：「連同四鄉各村，起碼也有四百多人。兩個紅學弟兄還對付不了一個鬼子麼？」

沒有人答話，有人在蠅蠅底殘跡中點頭——看得出那害怕的瞬間過去了。而現在，他們底變得輕鬆了的臉色是在回答華英說：

「對付得了！」

「咱們紅學弟兄，將來學好工夫，一個就可以抵十個。」大師兄陳明道勉強挺起身子，似乎在和疲

困鬥爭着，夾捧持紅學底威風。

「將來不說，那末現在呢？」李藏信又恢復了原來的勁頭，釘着陳明道問。

「現在……」他似乎有點爲難，然而他想到師先藏信說的「白幹」，覺得觸犯了自己底尊嚴，就抖一抖胆：「一個總對付得了他一個。」

「就算一個對付不了一個，我們也不能挨呀！」那個驢子被跑缺了腿的青年農民說：「等着讓鬼子慢慢地一個個勒死，還不如拚一下痛快。」

「唔，我們非幹他一下不可，叫鬼子明白我們紅學弟兄底威風！」

藏信說出這話，似乎連自己都受了一驚，他底臉色變得鐵青——不知是因爲下了最後的決心呢，還是因爲突然發覺這話太違背自己底意志。

「可是，人家有大炮、機關槍……」陳明道慢吞吞地說：「我們不說那個，長槍短槍總得有幾桿呀！單憑大刀苗子……」

「這倒是。」藏信突然感到輕快。似乎陳明道底話正點中了自己底心，將自己從一種困境救了出來一般。



於是，大家底談鋒轉到和火底問題上去了。

(三)

從那一晚的談話以後，又過去半個多月了。在這半個多月當中，他們差不多每晚功課完畢之後，都要談到這個打鬼子的計劃。最初還有人害怕，有人猶疑，有人不表示意見，而現在却差不多全體都想要立刻動手了。因為日子越久，日本人搗亂地方的事情就越多，現在連在街頭調戲婦女（有幾個女人回家了），搶劫人家底存糧，宰殺老百姓底牲口……這一類的事也天天發生了。而他們自己底計劃也愈談愈週密，愈有把握了。

然而在李誠信底心裏，却一天甚過一天地感到一種壓迫，似乎什麼人在逼着他在做一件他自己怕做的事似的。其實，他記得清白，這事情是他自己第一個提出來的，大家只是贊成他，按照他底計劃在做。他提出這個意見是真心的，而且到現在還覺得有錯，當初似乎憤怒別人不熱心，不堅決；然而，跟着這個計劃底漸近于實踐，他底心裏却逐漸生長起一種苦腦，壓迫着他，襲擊着他，使他晝日不安。這種苦腦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？他自己不明白。